武師

吃「武師」這門飯的有多少人？粗計有二千人。

他們可說是「憑運而生」的一輩。有一位老行尊說，香港的電影，文藝片類、歌唱片類都有過高低潮，獨武打片的拍攝未嘗中斷；自有「黃飛鴻」以來，武打演員換了幾代人，代有人材出，死了李小龍，造就了成龍；電影公司不論大小，拍的電影不管是文藝、武藝，總有人在拳頭上各爭雄長。甚至當今的電視片集，不論古今，都一概穿插武場，以至有「武俠帝女花」之類的品種出現。

劉家良到內地拍「南北少林」，演員是現成的武術家，但他還要帶上「私伙」武師廿多人。據說跟成龍「搶食」也有取勝。

在武師這行業中劉家良、唐佳算得上老資格。他倆在粵語片最興旺時已「撈」武指，進入邵氏以後拍武打片多，帶的徒弟也愈多，現時電影圈中，電視台上，他倆的徒子徒孫更是爲數不少呢。

現在電視台湧現的「武指」、武師，多是片場裡出身的武師的第二代、第三代。比如「當時得令」的程小冬，本是編劇家程剛的兒子，就是在片場裡跟師傅出來的。程小冬的武底子不算厚，但是實在年輕，會動腦筋，他的設計常常以「佈局」現出。

筆窗隨客

由粵劇老倌重京劇談起

香港粵劇界極重京劇，例如新馬仔、任劍輝、白雪仙與李寶瑩。李對崑劇亦愛好，上海崑劇團一九八三年來港表演，我在新光戲院遇到她多次。三十餘年前武生李仲林在北角「月園」這機構中的劇場演京劇，粵伶石燕子對他請益，更早，新馬仔要對馬連良執弟子禮，馬說：「我們交朋友互相研究吧！」前一陣新馬仔與袁世海合演「華容道」，是「小關公」遇到「矮曹操」，在台上也調和。我未看此戲，朋友中一位很懂京劇的對我說：「新馬的關公就京劇而言，至少及格，當然不能與京劇界厲慧良演『漢津口』比。至于新馬唱京劇老生戲，韻味醇厚，在京劇界也少了。」我說也聽過他的「坐宮」，的確出色。新馬上次演京劇之前，我在本欄提到他拿去最好的兩排座位的票，今悉他後來退了一排，又付另一排的票欵，確是純粹盡義務，還可能自己也購些票請人呢。

最近內地來的人士言：越劇的發展比京劇爲快，亦爲越劇觀衆多了。我又早知京劇在劇本的編排上已有向越劇學習者，例如童芷苓的「王熙鳳大鬧寧國府」。越劇在香港的本省觀衆，遠比京劇爲多，很早即然，尤其是女觀衆，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後，「紅樓夢」與「碧玉簪」都「收得」，「碧玉簪」昔在高陞戲院上映時，那一地區居民，什九本省人，但全院滿座維持了一個長時期。而內地學越劇的少年亦逐年增加呢。

八角玲瓏面

海嘆吹角

茗翁

不能照搬

姬鵬飛主任在語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强調兩個不能照搬，其一，「不能把內地的一套搬到香港」，其二，「不能照搬外國的一套」。

兩個不能照搬，當然是指起草基本法而言，也是指香港未來政制而言。

茗翁認爲，做什麼事情，也是不能把別的地方實行的一套搬來香港的。內地推行簡體字，也不宜搬來香港。內地推行的漢字簡化，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後的社會（除新加坡），都未推行簡體字。而新加坡推行簡體字，有其政治目的，並不是「擁護社會主義祖國」，事實上，新加坡政府不許華人把中國稱爲「祖國」，而且拒絕同中國建交，它竟然學內地用簡體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在距離「九七」尚遠的今天，若然有人提倡在香港用簡體字，當然也有疊惡！

這雖然是茗翁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但與茗翁同輩的學者及其他各界朋友，大多數持上述主張，假如茗翁是「孤家寡人」，也就不那麼有勇氣提這些意見了。

一席話定了終身

顧向唐表示自取道俄國回來，交部並代總理，便不再覺奇怪，還沒去上海探望父母，唐說：「去一趟好，不過你年輕，剛開始自己的事業，在總統府幹下去是個很好的機會。梁燕孫（士詒）還次來帶了話，總統要你回去繼續供職。他下午會來看我，你最好參加我們的談話。」

非真不語

陸天台

這時顧只二十三歲半（本月合北傳記文學唐德剛教授自美趕寄悼顧博士文，記述他在哥大爲錄音回憶之經過，云廿五歲，誤），他還未經官海，疑惑爲什麼唐力辭而走。後來他任駐法大使有九年之長時間，見法內閣有短至三天即下台者，而他也早已四任外交部次代總理，便不再覺奇怪，還沒去上海探望父母，唐說：「梁士詒下午又來了，唐立刻告訴他。他對梁之傳話，覺得過於蕪雜，袁表示總統府少不得顧。顧說他在府中之工作並不重要（其實才一個多月，民國五至六月）。梁說：「我是奉總統之命來召請你回京的。」又轉面對唐說：「請總理勸顧先生回去。」唐說先已把話轉告了，便對顧說：「你回一趟上海探親，回來時即返北京，你也許覺得府中工作過於清閑，其實你職位是在外交部。」顧已覺肯定有一日會進外交部，並告知唐：「外交次長顏惠慶先生曾約我進外交部，我正要請教你老人家。」唐立刻說：「答應下來！這是你發揮所長學以致用的地方，且兩個職務並不矛盾，正同你在國務院與總統府的職務一樣，毫無抵觸。省親去上海可以，你回到總統府並開始在外交部工作。」

顧氏回憶錄云：「唐先生的忠告帮助我選定了我未來事業的道路。」

後來的長者達官對後輩青年，顧先生回去。」唐說先已把話無一能及唐袁梁顏。

港火物港

八角

拒英防與共

喜歡話事的香港人由英國人在後面擺佈。」前者大抵就是「民主拒共派」。這一派都是標榜「民主」，實則是「拒共」，他們「拒共」的根源，就是「恐共」，他們怕一旦共產黨來了，他們的財產、生活方式……等等都完蛋了！他們過去一向仰賴英國人，但十一年半之後，英國人要走了，他們便以「民意」、「民主」來抗拒共產黨。

後者大抵屬於「防英派」。這一派歡迎中國九七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但英國人過去搬出殖民地時總是做一些手脚，要留下一些勢力的，所以他們提防英國人亦理所當然。這正是：拒共徒自擾，防英不可無。

這晚在蛇宴席上，座上朋友談論時事的興緻似乎比吃蛇羹還濃。話題由姬主任訪港，說到「拒共」、「防英」的問題，漸漸有點爭論性了。

——「香港必須及早民主化，共產黨來話事？」

——「共產黨不是不准香港有高度自治權啦！但共產黨不人話事，北京早就說將來香港」

醒二詩詞

減字木蘭花

中英協議週年

豈惟似贅？韓眼一年如閃電。
彼此歡欣，協議執行好認眞。
中英友好，香港繁榮方可保。
停息紛爭，景氣時時都易生。

稅

每次接到稅務局的通知交稅函件，即使心情很好，也會一下子變得煩躁起來。

在做「朝九晚五」工作的時候，拿的是月薪，這筆賬很易計算，碰到靠寫稿維生的日子，納稅單對我來說就像一盤亂賬。

我很難細記全年收入，因爲稿費有時具彈性，除非每日發稿或刊出時做記錄，可憑我沒這份耐性，相信同業中也沒有幾個人會這樣「心機」。

自己沒有「數」，但心中總有個「譜」，而這個「譜」却與稅單所列「應課稅項」往往有頗大出入。而且每次都是自己估的少，稅局估的多。我很難相信自己每天一筆一劃的，在一年裡可以劃出那麼多進賬。

心裡說什麼也不服氣，奈何自己若無証據。本來我可向各報社會計部查取總賬，一來嫌麻煩，也不想太騷擾別人，每年就這樣胡胡塗塗的，咬着牙齒將稅欵寄出。

交稅令我最「氣頂」的還不在賬目的唔清唔楚，而是那份「奏數」似的感覺，情況原是自己需要「接濟」，怎料却被人從「乞兒兜」裡挖取填肚的飯菜去「接濟」別人，說不定這些人的生活過得比我還安定。

如果我眞的賺了許多錢，多納點稅很應該，問題在於我們這種中等收入人家，連申請居屋亦不符資格。

比較起美加國家，他們的稅項無疑定額很高，但他們爲國民所做福利可以眼見，就以失業救濟金來說，倒不一定要你「吊煲」才發給。

說起年卡

每年到了這段時間，信箱裡差不多每天都塞滿了由各地親友與會經有過接觸的林林總總機構的聖誕與賀年卡片。

若干人士是歡喜將這種年卡串起來作爲聖誕及新年的室內裝飾一部份的，與聖誕樹等等，是很常見的東西。

我這個人，小時候很有興趣寄年卡給朋友們，但大來則早已沒有這種習慣，來卡往往是單行綫，有來而無往。

沒買一張年卡，已經差不多有十年以上光景了。但香港各階層人物，似乎與我不同，他們是很熱衷于買此類東西的。

眼見每年十月十一月初開始，許多書店已經購出很多空間來放此類賀卡，平時有資格放在在那些地方的物品，往往就需要暫時委屈一下，到新年過後，已經沒有人再會買此類東西的時候，才會還原。

因爲我自己不是此類賀卡的顧客，對此物並無多大好感。

習慣了進書店買自己要買的東西，到時不知何處去找，則對這些「奪巢」的賀卡，有詛咒的衝動。

斷了寫信給親友的習慣，有十五年以上；斷了買賀卡的習慣，亦起碼有十年。

在初時，即使平日不寫信，起碼每年還有那麼一張年卡，卡內總是草草幾字，最後一句則是「信會隨着來」。

而這種「隨着來的信」，到頭來還是不兌現的居多。

問題越難答我就越高興

最精采的，就是阿城把全部時間拿來回答問題，而且還是現場直接發問，不必把問題寫在紙條上。很多講者怕有人直接發問，有人問題提得很尖銳，眞不容易回答，腦筋不靈活或者反應不敏捷的講者，常常弄得很尷尬。有的人提問題時很激動，使會場的氣氛有點緊張，還有人提問題時，態度很不好，好像是故意跟講者爲難，還有的聽衆，根本不是提問題，不過是藉着發問的機會大發議論，炫耀一下。幾年前，白先勇在大會堂演講，有人當場直接發問，才三幾個回合當時就把主持人嚇慌了，草草結束。其實那些問題並不難答，大可以讓白先勇從容應付，何必驚張。

聽衆最感興趣的部份。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兩年，我在歐美巡廻演講，就喜歡讓聽衆提問題，問題越難答，越尖銳，我就越高興。會場的氣氛越熱鬧，笑聲掌聲頻發生。散場之後，聽衆都很興奮。也總有一批聽衆，把我圍看起來，東問西問，興緻很高，久久不散。一直到會場的工作人員把這些聽衆勸走。

也有幾次，就在這種場合，被現場的聽衆請我到他家裡，住一兩天，或者邀到另外一處座談或演講。在我的經驗之中，經過這樣的一段回答問題的時間，往往使我與聽衆之間關係很親熱。

七：出來工作

世英知道，姐夫一家的生活，並不好過，只能勉强維持。因爲單靠姐夫一個人工作賺錢，去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他一個人，還要供書教學，就更加重了姐夫的生活担子。

何況，世英對讀書的興趣並不大，成績並不算好，各科僅能維持合格的水平，而英文常常要補考才合格。讀完中三，給淘汰下去，想讀中四，非要轉入私校，自付高昂學費不可。與其這樣，不如早些出來工作更好一些。

哥哥替英對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哥哥也是十五歲就去做學徒，離開外婆，自己過生活。因此，世英讀完中三，剛剛踏入十六歲的年紀，就不再讀書，而是進了一間工廠，找了一份工作做，陳小華就是在這間工廠認識的。

世英的本性，是好動好玩的，何況，他才十六歲的年紀，如果生活在富有的人家，還需要女傭照料，才可以生活，現在他已經開始出來工作，以勞動去維持自己的生活，不用依賴親人。活潑，好動，使世英一進工廠，就認識了不少人。

小華同樣是活潑，好動，也是個十分活躍的女孩子。兩人個性相投，一下子就由結識而友好起來。

說起來，小華的家世，却比世英幸福得多，她父母雙全，家境小康，而且父母值得她一個女兒。正所謂一個蟠，物以稀爲貴，父母以兒女少爲寶貝，他們自然把獨生女當作如珠如寶。

孩子的課外書

人託國家的福

本版同文淑子日前有一篇文章寫道：「書店裏的書，沒有多少是適合她這種少年人看的。內地來的書，數量不少，內容也比較健康，但都用簡體字印刷，學校裏沒說的倒也是事實，筆者頗有同感。在香港，帶孩子到書店買書，是件頭痛的事！不是內容不適合，就是大量來自內地的簡體字讀物。我爲此曾經多次爲文建議本港出版商，多多出版一些適合香港孩子閱讀口味的精神食糧。

上星期天，照例陪女兒逛書店，竟偶然發現一套四冊的歷史故事集，書名叫「龍族的故事」。

這套書原由內地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現由華漢文化事業公司購得香港及海外版權，以繁體字重排出版。

我細讀賞這家出版公司的這種做法。把內地的好書拿到香港來，用繁體字重版發行，首先就贏得香港廣大大、中學生的歡迎，佔領了香港的書市場。否則，即使是內容與寫作均屬上乘之作，也將會失去相當衆多的青、少年讀者。從生意眼來看，香港的出版發行商理應顧及這一點。

回頭看看「龍族的故事」這套叢書，也很不錯。它是用現代漢語把中國五千年來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通過敘述歷史故事的形式，文筆生動地描述出來。書中所寫的，大體上都符合歷史眞實，外加編著者對材料的剪裁與組織，叫人既讀故事，又讀歷史。

像此類讀物，是值得買給孩子看的。常想，時下的香港中、小學生，由於教育制度的弊端以及社會的影响等等因素，造成對中國歷史不甚了解，有的人甚至連一些內地出版的優秀讀物，買下海外版權，以繁體字重版發行。這也是繁榮香港出版業，充實香港健康的出版物的途徑之一。倘此類書多生的回答題竟是洋相百出麼？現在好了，有了「龍族的故事」這套書，香港的青少年讀者不至於成了中國歷史的瞎子了。

在此，倒也覺得本港書業同行，應向上述那間出版公司看齊，選用許多簡體字了。例如「窈」、「岭」、「献」、「荆」等字，本屬俗字（簡體字），但常可在繁體字印刷中看到。

根據上述這些情況，正字與俗字是可以共存的，一些正字也可以而且必須走向俗字。繁體字與簡體字之間，也不應存在不可踰越的「鴻溝」的。一些民間沿用已久，又已爲大多數人接受的俗字、簡化字，也應該擠身於繁體字之列，獲得「正統」地位。這種順着歷史潮流而發展，又循着實用方向的繁體字之關係還相當微妙，但是方式，不互相排擠，對漢字簡化是有利的。

俗字可取代正字

廚房裡的「灶君神位」，寫「定福竈君」者少，寫「定福灶君」者多，許多人已不識「竈」字呢。

書法家把「和」字寫成「龢」字，把「法」字寫成「灋」字，也是使用正統古字，是「藝術」，但未必人人看得懂。現在，這兩個古字，大都以其「俗字」和與法所取代了。

「俗字」在民間流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儘管簡體字在許多方面還存在着種種矛盾，它和正統的繁體字之關係還相當微妙，但是堅決在十號窗口的，理由是他已經寫了三次，結果，他終於把對方說服過來。

看了李國小組「靖賭仔的迷信」，上面也是一例。賭仔迷頑，可以說這是人人都會有人說，撞見和尚與師姑往往會輸錢，如果當天雀賭的話，總會看得效果如何。其實絕對不靈，有一次是大贏特贏，但也有輸的，輸然道與和尚及師姑沒有關係。買六合彩可就進一次安慰獎也沒有試過，也許從來沒有揀過窗口。

賭仔

跑馬前夕，外圍投注站的每個窗口擠排了長龍，有人投注六合彩。有兩個中年人大喜是合資買三重彩吧！一個要在八號窗口下注；另一個堅決要在十號窗口。到八號窗口排隊的那一位，不知道他是否欣賞「八」與「發」的關係，但是，堅決在十號窗口的，理由是他已經寫了三次，都在這個窗口下注，結果，他終於把對方說服過來。

看了李國小組「靖賭仔的迷信」，上面也是一例。賭仔迷頑，可以說這是人人都會有人說，撞見和尚與師姑往往會輸錢，如果當天雀賭的話，總會看得效果如何。其實絕對不靈，有一次是大贏特贏，但也有輸的，輸然道與和尚及師姑沒有關係。買六合彩可就進一次安慰獎也沒有試過，也許從來沒有揀過窗口。

世情話

羅隼

賀喜趣話

有人寄給我賀年片，信封寫着「女士」，拆開來，寄來的是多年老友，那是一種印好名字的。他同我做朋友已多年，他不會誤稱我爲「女士」吧，但事實上信封歪歪斜斜的寫着「女士」，看來寫信封的，不是他自己的手筆，而是假手他人，又沒有說清楚，才會將「先生」錯爲「女士」。

朋友這些年職位升高了，工作很忙，但又忙中還沒有忘記秀才人情這張紙片，因此交代私人秘書代寫信封，可能她覺得我的名字，屬玉部，又是中性字，因此估計我是一位女士，于是我從男士變成女士了。

有些朋友，爲了表示誠意，寄出的賀年片，都是親自寫着收件人的名稱，寄出自己簽名，親自寫信封。有些只在咭上簽名，其他寫信封寄出，均假手他人辦理。有的則賀年咭印就自己姓名，一切由秘書小姐代勞，名單可能是老早提供。

每年一次給友人寄一張賀咭書來還是應該自己動手的好，即使忙的話，都亦是表示自己一點心意哩。

土炒・米炒・蜜炒・酒炒

藥物有用土炒者，最常用的如土炒白朮。現今藥店，多以「赤石脂」，前人亦有以「灶心土」、「陳壁土」炒，其目的在於健脾燥濕而已。

另一種用輔料炒藥者，有「砂炒」之法，又叫做「砂煲」，一般先將砂砂放在鍋內加熱，其此度要視藥物而定（據老藥工說，要使熱度達二百——二八〇度攝氏），至砂受熱均勻時，然後加入藥料拌炒，炒到那些藥物皺起，或色已呈黃脆便可取出篩淨備用。

還有各種炒法，一爲米炒，另一爲鈴粉炒。米炒之法，係先將白米炒之法，係先將白米炒之法，係先將白